

踏遍千峰



7.7



踏 遍 千 峰

(英雄小说集)

■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12月第1版

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100·278 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百灵鸟.....	张宇清(1)
踏遍千岭.....	张成珠(18)
老福伯.....	李振声(23)
小小师傅.....	尚西平(44)
在后方.....	朱国鼎(55)
守不守信用.....	夏坚勇(71)
“活钟表”的一天.....	潘新宁(80)
夺旗之后.....	卢晓更(100)
新春.....	陆 苇(115)
扁担书记.....	金 芳(129)
升旗.....	陆志秋(140)
彩色的路.....	刘殿学(151)
擂响鼓的角色.....	施伯冲(159)
老站长.....	高 华(169)
芦老大.....	傅连理(178)

百 灵 鸟

张 宇 清

农历三月初六，是我结婚的日子。

真不知该怎么形容我这个新郎，在这一天的心情哪！心里是喜的，也是跳的；脸上是笑的，又是热烘烘的。往日，我是山村里最快乐最活跃的小伙子，这会儿，望着满村来看热闹的乡邻，手不晓得往哪搁，嘴不知说啥好。

多怪妈妈坚持要办三桌喜酒。她在三门橱镜子前，一边帮我扣涤卡中山装的钮子，一边甜咪咪地说：“孩子，今朝是三喜临门呵！”我忍不住嗤的一声笑出来：“喜就喜呗！还有啥三喜？”她侧过头，注视着我红红的脸蛋说：“怎么不是三喜？你的名字叫喜子，这是一喜；今儿喜子找了个鸽子，这是二喜；还有华主席、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‘害人帮’，这不又是一大喜？所以，办三桌喜酒，作兴咯！”

我心里是同意的，尽管酒席办得很简单，全是些山味，可这场面我知道，是受不了的呀！

受不了也得受！反正一个人一世只挨到一回。可这一回呀，实在使我手足无措了。你看：大爷们来了，乐呵呵地打量我，饲养场的山老爹，还拍了我一巴掌：“咄！平时象只小猢猻，这会儿怎变成只假灶猫啦！”这话，引来满堂笑声。大娘们来了，抹着喜泪抚摸我，托儿所的田阿婆，还一本正经把我拉到鸽子旁边，靠靠拢，仔仔细细端详起来：“唷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天生的一对……”这下子，笑声象要掀翻房顶啦！

我赶紧从鸽子身边走开，又被小伙子们捉住：“别跑哇！上回你是怎么捉弄别人的呀？”

是的，我捉弄过别人，这回轮到自已被人摆布了。这倒还好，使我感到最最难对付的，却是那些生来泼辣、长得健美的山村姑娘们，朝我射来的那一道道目光，那一道道各种不同的目光。因为天底下，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有数：在她们当中，有的曾把新拍的小照片主动露给我看；有的要约我到金坛城里去看本戏；还有的，托一个婆婆来探过我的口风……

现在，一切都突然变成了现实：红霞三队的民兵排长、公社红旗拖拉机手李双喜同志，和红霞八队的知识青年、拖拉机手欧阳鸽子结婚了！而她，竟是个哑巴姑娘。

多少年来，万恶的旧社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习俗：这就是结婚要门当户对。凤配凤、龙配龙、玲珑配玲珑。可我，这个曾经是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，我的爱人竟是个哑巴。尽管，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讥讽的话，但我总觉得，会有人在背后议论的。

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吧！反正，我的老婆就是我爱的人！为什么会爱她？因为她青春的脚步敲开了我心灵的窗户。现在，我面对那些姑娘们挑战的目光，含笑眯了眼文静地坐在一边的鸽子，意思是说：她有什么不好？

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很端庄；她的皮肤不象城里人那么白皙，但黑得健美；她的眼睛也不那么大，可目光总是那么深远而热情……

人们欢欢喜喜地来喝杯喜酒，甜甜蜜蜜地离去。夜，已经不早了。可那些从各大队闻讯而来的男女同学们，好象在等待什么好看的节目，总是不愿离去。终于，那个最“讨厌”的李小乐，当众宣布了我早已料到的“压台戏”：“要喜子讲讲

爱上鹃子的经过！”

我不肯！望望鹃子，她亦低下了头。

“唷，一对顽固派！”那个短命的小乐，一声令下，竟发动大伙在我胳膊下搔起痒痒来，我痒得要命，笑出泪水呼妈妈：“娘，快来……喔唷，要死了，短寿命……”

妈妈不知到哪儿去了。我只能由这帮人“架”进新房，“被迫”和鹃子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上，一边喘气，一边揩眼泪水。

静了，静了。听得见台上小闹钟和谐的声音了。小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：“讲讲吧，你要知道，大伙祝贺你找了个好同志，向你们学习……”

伙伴们真挚的感情弹动了我的心弦，我征求意见似地望望鹃子，甘醇的茅山酒浆，使她脸上飞起两朵美丽的红霞。她朝我投来一眼深情的目光，尔后，红着脸跑到妈妈房里去了。

我喝了口水，起身推开新房的小窗。窗外，夜幕降临在静谧的山村，百鸟投林归宿，小溪流水潺潺，一阵阵春风送来醉人的山花夜来香。我摸摸微微跳动的心窝，象要把里面那只调皮的小鹿按住，鼓足勇气，向同学们讲着他们要我回答的问题。

我讲得很低，可这甜蜜的话语呀，还是象只快活的小鸟一样，“扑棱棱……”从小窗里飞了出去，飞向熟睡了的山林……

大家是知道的，我是村里一个活跃的小伙子。打从中学毕业后，就一心一意参加了农业生产。我尊敬村上每一个老人，也疼爱庄子里每一个小孩；我从不拒绝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，也乐意为大家做点份外事。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，每

当月光皎洁的夜晚，我常常坐在村头山坡上，吹一曲自制的茅山竹笛，或是拉几弓幽雅的二胡。我习惯这样作了，人们也习惯这样听了。村西的顾大嫂告诉我：“只要你拉出那曲《江南丝竹调》，我扎鞋底的手，被针扎过好几回。”村东的巧妹对我说：“听你吹那曲《百鸟朝凤》，我在河边汰衣裳，忘了下棒槌。”这不是我哗众取宠，因为我热爱美好的新生活。每当村上的孩子遇见我，常对我说：“喜子哥，今晚再讲个故事嘛？”我要么答应，要么就说：“今晚开会，明天来段《茅山游击队》！”久而久之，村上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和我热络的；阿毛给人打哭了，我随手摘两片竹叶，做个小蜻蜓，他带着泪花笑了；阿玉要跟妈妈去开会，急哭了，我把手指衔在嘴里，吹出几个好听的唢呐，把她逗笑了……

我做事不偷懒，当机耕手五年，年年得到大队的表扬；庄稼活样样能拿得出，而且快，有人叫我巧手，也有人说我是快手。总之，凭我学到的知识，凭我一身气力，全都献给了新山村。婆婆们碰上我，总要说句贴心话：“喜子，你这个能说会道的百灵鸟，廿六啦！该……”

我可暗暗地下了决心：“暂时不找老婆，拖泥带水的，要一心一意为队里出几年大力。”

时间，和金枫岭上的泉水一样，哗哗地流过去。到了一九七五年的秋天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了。这东风吹进山沟，吹进每个社员的心田，多鼓劲啊！可就在秋收秋种的节骨眼上，我变了！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。笛子上了灰，二胡断了弦，小孩子来找我，挨到的是：“去去去！”老头子来搭讪，我捂着腮：“唔唔，牙痛……”总之，喜子不喜了。为啥？有心事哇。我这个一直顺顺当当，插惯顺风旗的红旗手，遇到了不称心的事呀！

事情是这样：和往年一样，我们三队的秋种速度一开始就领了先。我这个拖拉机手，总是做到收一块，耕一块，播一块，耙一块，只要一个星期就能解决问题。为此，我还写了篇稿子投到广播站，报道了三队的干劲。谁知，就在广播的第二天清晨，当我去发动拖拉机时，在车身水箱上，有人给贴了张小条子，上面写着几句顺口溜：“保质保量第一条，夏熟产量才会高，光顾进度耕暗堡，怎能保证出全苗？”下面的署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竟是八队的女拖拉机手欧阳鸽子。

看了这条子，我心里象有条毛毛虫在爬，实在不是味。鸽子呀，你这个哑巴姑娘，怎么到我头上来寻开心啦！我是出大力流大汗，历来如此！队里种麦的妇女们没向我提意见，怎么轮到你这个八队的同行来贴小字报啦！

“多管闲事！”我嘀咕着，一扬手，揭掉了那张小纸片，往空中一扬，山风把它带走了。可我心上也有点担心，说不定光顾了快，给人家找出点小毛病来了。多怪广播站表扬了三队，这叫树大招风嘛！我决定，先到昨天耕的地里去看看。

我大声问那些正在种麦的妇女：“大嫂大婶们，这地耕得怎样？”她们咯咯咯地朝我笑着，一个快嘴婶子说：“我们喜子耕的地还会差？一句话：小狗撵老鸭，呱呱叫！”她们又笑了，笑得我心里好甜！我弯下腰来扒开麦垄看看，一点也不推板嘛！这才放心地走去，肚子里盘算着：“哈！鸽子呀！看你平时不做声，你还会来这一手啊？哼！眼熟了？给人穿……”我的脑子里不禁出现了鸽子的形象：红朴朴的脸蛋，微微有点翘起的鼻子，深沉的眼睛。这个城市来的知青，听说原来是个能说会唱，善歌喜舞的小丫头，九岁那年生了场脑膜炎，得了后遗症，喉咙哑了，幸好耳朵还是听得见的。所以，每当团支部开会时，她总是静静地听着，微笑着……记得有一次，

我坐在村头的石板上拉二胡，不少小孩在一旁听。当我收住弓，发觉她也坐在那棵大橡树下，抿着嘴，朝我点着头，笑了笑，走了……

这个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文静而肯干的姑娘，为什么会来找我的差次，我真弄不懂。

这一天，我又加了把劲，速度越发快了。铁牛一直伴我干到三星升天、月牙高悬，我才舒了口气，回到家里美美地睡了。可是当我一觉醒来时，隐隐约约听得南山坡上有吆牛的声音。我揉揉发涩的眼皮，披衣坐了起来。窗外，月儿已经西斜，后半夜了，怎么还有人在使牛？我突然想起，说不定是哪个私心重的人，牵集体的牛在耕自留地吧？我一骨碌爬起，决定去收拾这个爱占便宜的人！开了门，径直往南山坡奔去。

“啊—嘘，啊—嘘！”吆牛声和别人有点不同，但有人在耕田是肯定的了。南山坡上，富裕中农徐有福的自留地昨天刚收获，肯定是他一家在使牛！我火星子在喉咙口串来串去，三步并两步跑上了山坡。

可是，我傻了！来抓别人的李双喜同志被人“抓”住了，呆若木鸡了！

就在我白天耕的地里，鸽子正取着牛为我返工。把我二堡盖一堡（这是一种讨巧的办法）中间的稻板地在翻开来。她吆着牛，轻轻的鞭梢声在夜空里特别清脆，打在牛屁股上，好象就抽在我脸蛋子上哇！

她正朝前耕去，步履稳当，手法娴熟。我佩服这个城里姑娘落户几年就学到的这手把式，不禁叫了起来：“鸽子，你——”

“别嚷嚷！难为情哦？！”不知怎么，山坡上还坐着一个姑娘，把我着实吓了一跳！回头一看，是鸽子的同伴春燕站在我

面前。她狡黠地眨着眼，嘲弄似地对我呲牙咧嘴：“还好意思叫咧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这种事！”

“我，我，”我申辩起来：“这是多年的老规矩！”我嘴上还有理呢，尽管心里觉得过意不去。

春燕有些生气地望着我说：“可是，我们组长不这样想，她想的是打破老规矩，不耕暗堡，全部翻透，提高土地出苗率，为夏熟丰产奠基。你呀，那个倒头的‘快手’‘巧手’害了你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啦？”春燕不满地说：“听说，你今天还问你队里的妇女是不是？可你怎么知道，昨天的地，也是鸽子给你返工的呀！返工完了，贴你一张小字报！还好意思哩……”

我心里翻江倒海！出学堂门后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倒霉的事啊！一直顺顺当当听惯别人表扬的我，这下子不知说啥好。

春燕见我这副样子，不禁“噗嗤”一声笑出来说：“不过，你也别愁。鸽子把意思告诉了我，她说你学大寨有股虎劲，值得向你学习，一天耕这么多地，出了大力，流了大汗，这返工的事，她不会和别人说……”

我不是那种人。说出去也不怕！有了错只要改，还是好同志嘛。不过，我该怎么向她解释呢？那纸条儿，也给山风吹跑啦！

鸽子正把牛犁到我面前，发现我在，把牛稳稳地吆住了。

“还不快去谢谢人家！”春燕在我背上推了一记。我机械地走上前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鸽子……鸽子……你……”

春燕在后面哈哈大笑。鸽子朝她摇摇手，定睛注视着我，好象第一次认识我似的，把我从脚到头望了望。我也第一次这样定睛看着她，月光里，只见她的脸上冒着热气，珍珠般透

亮的汗水挂在额头。一股怜爱的心情在我心上油然升起：要知道，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，要驾驭这头大牯牛，手上脚上要花多大的劲呵！我情不自禁从工作服口袋里摸出块黑呼呼油啦啦的“白”毛巾，递过去。她接住了。

她一边擦汗，一边沉思。我弄不懂她在想什么，做了亏心事的我，竟有些怕她的目光，便要过去牵牛，表示自己来。

她挡住了我，把我拉到田埂上。在皎洁月光的映照下，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两句话：“我们种田到底为什么？我们学大寨学什么？”

两句话，象重锤敲了我两记！以前，我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啊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几个字，也望着她。而她，朝村上一指，轻轻地推了我一把。春燕说：“你累了一天，休息去吧！”

.....

就这样，我的脑子里象挂了个铅锤，心事重重的了。尽管我接受了鹃子的合理化建议，也改正了缺点，可对我来说，心里总不好受。

转眼，秋收秋种结束了。照例，大队要来一次评比，来一次总结。伤脑筋的是，队里又选我当先进了。他们说我一场忙，拿出十二分干劲！小孩说：“喜子哥忙的故事也不讲了！”妇女们说：“小伙子忙得胡琴也生霉了！”总之，大伙光顾着表扬我。我忙说：“不成啊，今年我不能当先进了……”可大伙说我学会了谦虚，水平又高了，七嘴八舌就把我名字写上了。

我决定给老支书德山大叔说去，就说说那个事儿。不料第二天一早，队长派我出车到外县去拉砖瓦。等我回来，已是第四天晚上。妈妈喜滋滋地对我说：“今晚上，大队开秋收秋种总结大会，队长说你如果赶回来，得去参加。”

坏了！当我硬着头皮走进大会堂里，老支书的报告已完

了，各队的决心也表过了，这会儿，已开始发奖状了。我心里直打鼓：“完蛋！如果叫我去领奖状，多难为情哪！耕地想讨巧，还要别人帮忙，把小字报也掷了……”我不禁朝会场里瞟了一眼：天！春燕就在我后面，她的身边，鸽子正文静地坐着，热情地为得奖者鼓掌。我尴尬地搔搔头，想来想去决定溜，散会后单独向老支书检讨。可那个厉害的春燕，竟发觉了我屁股坐不住，用指头戳戳我的腰眼，我差点叫出来。她凑在我耳根子旁边说：“好戏在后头哩，你跑不了！”

“李双喜！”老支书果然在台上叫我了。

我正在发愣，没应声，也没抬腿。

“李双喜！”老支书的声又高一节，两眼火辣辣地望着我。我被惊醒似的，本能地站了起来。同志啊，这一刻工夫难受极啦！尽管一屋子的人都笑咪咪地为我拍巴掌，可我觉得大伙在打我的屁股哇！在看我的好戏哇！我抬不起步。

“呸，这喜子怎么傻呼呼的？”

“哎，这百灵鸟象是犯了病？”

人们开始议论起来。台上老支书开始凝神沉思起来。这一瞬间，我恨不得象孙悟空变戏法，化作一阵风从门缝里飞了才好！也不知为什么，我有意无意地回了下头，碰到了鸽子那双深沉的眼睛，象电光石火般的，我们的目光接触了。只见她，微笑着，轻轻地鼓着掌，朝台上努努嘴，把头扬了扬，朝我投来鼓励、热诚和希望的神情。

我鼓足勇气，走上了台，接过笑咪咪的老支书递给我的那张贴绒大奖状，沉甸甸地摊在手上，望望大伙，望望鸽子和春燕真切的神色，眼眶子里潮盈盈的，嘴一瘪，向老支书和大伙，“坦白”了我秋收开始拆烂污的事，以及撕小字报和鸽子返工的事……

场子里，是那么静。这会儿，我倒舒了口气。十几天来憋在心里的东西好象给一只鸟儿衔走了。我诚恳地对德山大叔说：“鸽子从根本上找出了我的思想问题，这奖状，该她得。”说完，我要把奖状还给老支书。可他，却朗朗大笑地说开了：“好样的！光凭喜子这副诚实的劲儿，这小伙子就该得奖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下面一条声地鼓励我。

德山大叔又说：“一个人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，问题是只要改！我们的李双喜同志，有猛劲，有志气，肯卖力，是学大寨的好小伙子！这里，有人在开会前就送来一张条子，我念念……”

“李双喜同志热爱农村，把青春一心一意献给新山村，这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。请他谈谈自己的体会……”

“欢迎啊，喜子！”人们都在支持我说。可我，这个往日里能说能吹的小伙子，这会倒难张口了。

我突然发觉，老支书朝我投来一丝神秘的眼光，这眼光又迅速地落在台下的欧阳鸽子的身上。

我明白了！心里烘地一下燃烧起来。偷偷地闪了一眼她，只见她绯红的脸上，象开放出两朵映山红。低着头，机械地揉着衣角。

.....

俗话说，不打不相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鸽子相识了。老支书找我谈了话。肯定了我的成绩，并叫我找找自己的缺点。从他的嘴里，我知道了一点有关鸽子的事儿：她是一个老干部的女儿，爸爸以前是茅山新四军兵工厂的工人。在鸽子高中毕业后，本来她的身体条件可以留在城市，但她和她的爸爸要求让她到茅山来落户锻炼。临行前，她爸爸送给她一把擦得

雪亮的扳手，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：“孩子，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，这把扳手是我当年在茅山兵工厂时用的，传给你了，让它在建设新茅山，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出力吧！”

从那天起，我有几次借故绕到八队去。我发觉，鹃子的拖拉机保养得比我好，地也比我盘得细。有一次晚上，我路过她们知青宿舍门口，我第一次跳着心儿从窗户里向里“偷看”，见鹃子正在和春燕她们摆弄什么。听得春燕说：“我看行！鹃子设计的这稻麦两用收割机图纸，可以送到农具厂去讨教讨教。”我听了心头一热，抬腿就往里走，也不懂得进女宿舍的规矩先要招呼一声，就直不溜秋地闯了进去，把三个女娃吓了一跳。春燕用拳头捶我：“短寿命！吓煞人了！”可鹃子把她的手挡住，热情地把图纸给我，让我看。

我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线条，十分惊羡地点头称赞。心里说：“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，我同样是个机耕手，又落后了。”

也不知怎的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，鹃子的名字在我心里常常出现。但我并没有想到别处去，只觉得她有很多长处值得我学习。而她，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来找我。

一直到了年底，遵照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指示，公社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，并在金枫岭大队格田成方搞大会战。公社决定从各大队抽一台拖拉机去工地。

任务下来后，党支部很快作了安排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竟让我和鹃子带拖拉机去工地。我支吾着对老支书说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德山大叔笑了：“怎么回事？让你们去出大力流大汗！我是想，你俩都是红旗手，我们支援人家，要派最好的同志去。”

支部决定的事，我要执行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开始心跳起来。妈妈知道了这事，乐着吩咐我：“你呀，这回可得好好向人家学罗！不过，你得照应点人家女同志，出力的活儿，多揽着点，加夜班的事儿，你包下来！”她一个劲地关照我，絮絮叨叨地边说边为我收拾行李。可我，心里在翻腾，究竟想点啥，也说不清。

倒是鸽子挑着行李铺盖先来等我，眼光是恳切的，就象一个亲妹妹站在哥哥面前，要他带出去参加一个文艺演出一样。我说：“你，你全准备好啦？”她抿着嘴点点头，脸上显出两个小小的酒窝。我说：“你，你吃过夜饭啦！”这下她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弯了腰。我这才明白：太阳还没过山尖，刚刚吃过早饭……

就这样，我驾驶着拖拉机，鸽子坐在拖箱里，啪啪啪地开出村去了。金色的阳光，柔和地落在我们身上，我脸上一阵发烫，装聋作哑地听着村头那些长舌婶婶，快嘴嫂子在议论：“唷！一对儿出发咧……”“咍，倒象走娘家咯……”说就说呗，反正我没那个心事儿。我记住妈妈的话：照顾点她是应当的。还有，要亮出点杀劲儿让她瞧瞧啦！

我给自己定了这么个调门，和她来到了工地。且不说人家党支部怎么欢迎我们，也不说工地上火热的学大寨场面。只说我们来到工地接受任务时，我这个年轻的车把式，眼睛朝四周一瞄，一溜小跑兜了个圈，二话没说，发动机子就朝东开。

情况是这样的：这一方地，眼前有百十个劳动力正在挖一个土墩子，土墩子东面二百米处，是一个要填平的塘，这二百米路，是一条石子路，拖拉机好放速。土墩西面一百米处，又是一个要填平的坑，但这一百米路，全是新开的松土，坑坑

洼洼的，拖拉机使不上劲。眼下，指挥部派到这儿两台拖拉机，其中就有我们。我打定主意，宁愿多跑一倍路，把机子朝东开，土方多拉点没关系，可这七天的活，成绩要让人看得见，拖拉机那一溜烟的劲儿，要让人看看。于是，我发动了机器……

就在机子吼起来的一当儿，我得意地瞥了眼站在一边的鸽子，只见她眉峰跳了几下，张口动了动，又没声。她蹬蹬地跑上土丘的顶，用手搭在眉上，把四周的地形看了看，跑下来扶住我的车把，想着什么，又一挥手放我走了。我心里美得不得了！好个鸽子呀，你还嫩了点，出门要老练呀！那“讨巧”的诀窍又在我脑壳里占了统治地位。

战斗的七天，够紧张的。我坚持要照顾她，让她干白天班，天不黑，就来换她回去休息。但是，在第三天的半夜，当我到工地卫生所去要橡皮膏的时候，半路上却见她正在一群女青年中间挑土。望着她汗流浹背的身影，我不禁心疼地喊了起来：“鸽子——你！”

她走过来，开心地笑了，扳过我手腕上的“红梅牌”手表看看，不好意思地走了。

在黎明的晨曦刚刚降临工地时，她已经来换我的班。我不让，她不肯；我不下机，她就拖我。挖土的民工朝我俩咯咯地笑起来。我心里骂着：“你们笑个屁！她只睡了三个钟点，你们阿晓得？”

几天来，我从她身上，真正体会到一个老干部的女儿，在父辈身上汲取的动力是什么？我细细品味着老支书关照我的话。

东边的塘，终于填满了。一个土墩，被我拉走大半个。西边的那位拖拉机手老兄，尽管出了死力，不见工效。第七天，当鸽子又来接我班的时候，她用手指指家里的方向，象是问

我：“回去？”我怎么能同意！出风头，就在今天嘛！便大声地说：“今天，我们来个支援中的支援！”鸽子听了，眉峰又动了儿动，定睛注视我良久，瞳孔里象闪着火花似的。我吃不透她想点啥，默默地望着她把机子朝西边开去。

当第八个灿烂的朝霞披上工地的一马平时，工地上的总结大会，也按预定计划将要召开了。

我心里象倒翻了一罐酒酿，甜津津，热融融。因为，刚才听指挥部政工组同志讲，公社王书记还要表扬我们呢。说实在的，这七天七夜的力没有白出，有了成绩，领导、群众看在眼里，回去也好有个交账……

就在这时，高音喇叭里的音乐停住了。突然，响起了女广播员清脆的嗓音：“下面，广播一篇红霞大队欧阳鸽子的来稿，题目是《支援为点啥？》”

这个题目新鲜，在场的人都竖起耳朵来。我一听，心里登时一个“扑棱腾”，不知她要说什么。我也竖起耳朵一听，糟了。她是在说的我呀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她举的例子，说有人出门支援搞出风头，就是为了表扬才出力，专拣讨巧的活，这和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的思想有距离……

不可否认，稿子写得深刻，有分析有议论，听的人纷纷点头称是。可我，受不了啦！李双喜这七日来，背梁脊上的汗水淌到屁股蛋上，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，还不讨好？我一气之下，忍不住抬脚要走，就在这时，一只手把我的肩头按住了。原来，鸽子正微笑着坐在我背后。我冷淡地瞟了她一眼，而她，眼神却是那么诚恳、坦白和充满希望，甚至，眼睛里竟有些潮润。她把温暖的手按在我冰凉的手背上，她在给我勇气，给我传递力量……

拖拉机飞速往家里开。我铁板着脸在前而驾驶，七天前